

前漢紀

二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荀悅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盩討濮連陟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鄔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虜臯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爲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爲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畧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常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齒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閭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潤獻王

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爲王秋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碑與毋闕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廐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碑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即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碑母教二子有法度毋病死上圖毋形於甘泉宮日碑每朝見毋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碑二子皆爲上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碑見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碑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敬日碑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封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

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賑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年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冤乎曰無也以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緣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諸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續爲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爲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國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

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後小墮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弊罪死於是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刻秋毫而始算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王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賦而相準輪置平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倖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人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更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

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爲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伐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真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其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鴈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

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為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石以為伏虎射之入石没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墻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為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闕為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之哉朕之詔惟命不干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為燕王胥為

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為塚塋象祁連山諡曰景桓侯去病為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匈奴不減臣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上為治第對曰匈奴不減臣何以家為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為霍仲孺子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為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為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為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寧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共議書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人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私屈服焉書王字子贛丞郡人也後生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藏且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以前三士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爲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

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徙而入關關吏與繡曰還常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繡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葉繡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怨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追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毋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

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郡山自度窮且下吏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仁與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國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諡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軍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諡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樂

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羹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旣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樂大甚喜乃大敢爲之言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關棊碁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同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克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膏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茆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茆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及言與人大夫遊獵處老人爲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

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識書言漢興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爲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闢通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審之其事秘亡其傳也而信以爲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後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髮鬚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

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獲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爲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譴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譴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喬爲泗水王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荀悅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畤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關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蝦蟇闐闐下上遣伏博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下濶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別道出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樂大樂通侯坐誣罔腰斬西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幸緃氏至安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爲獲嘉縣以南越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爲武都牂牁越雋沈黎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郅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爲單于壘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泰山迺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緃氏登崇高閣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爲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爲太子太傳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

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爲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爲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爲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閔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甄子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轍子之歌敎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

以候神朝鮮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爲其遠難守故遼水爲塞廬綰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貢故於是而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貞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上不忍凡再創國去太半瑞怨讎瑞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互人反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瀟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傍瀟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宇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家像廬山初置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謂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已酉栢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曰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爲梁王太傳上甚重之以還爲昌王大傳十有二月禮蒿里祠后上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爲正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正律曆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爲正殷以丑月爲正周以子月爲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衝在丑故十二月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奉之而承之故寅爲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始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尚白周色尚赤律曆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歌角者觸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感而繁祉也宮者中也商者量也物感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官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官爲君商爲臣角

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
 黃鍾實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
 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
 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
 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
 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
 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
 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
 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
 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
 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
 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
 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
 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
 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
 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
 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
 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
 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
 尺爲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
 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
 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籥十籥爲合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爲嘉矣籥者與也
 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
 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
 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
 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
 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爲象斤
 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文陰陽變動之
 象十六兩爲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
 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
 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
 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
 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
 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
 之夫推曆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順索隱
 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
 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
 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
 發天下謫民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

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輅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今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藉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徙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

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以寬爲奏獻掾徒爲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爲太中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果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輸租櫬負不絕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爲御史大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蘆胸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千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駝以十萬數多資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四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興立宛貴人妹察爲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爲質焉還王門闕死者萬

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爲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爲新時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歔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戀戀者乃以爲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咄棄我意當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爲將軍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遙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識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弊物及使失旨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觥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旣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雉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實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壘壘已

定穿險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輿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上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統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闔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曰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糲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爲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爲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

及秦漢爲太史公記後爲中書令專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聞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爲之寒心童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奈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捲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肯欲得當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

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爲陵遊說遂下之於史奉奉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爲太史公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遠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

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初推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寺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厥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驍爲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事爲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空在雲陽已巳晦日有餘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爲吏深刻爲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爲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今周囂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貲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揆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谷口鄭國在前白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不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土也